

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之差异

——以“濠梁之辩”为中心之考察

聂民玉¹, 门莹²

(1. 保定学院 管理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2. 河北大学 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庄子和惠施分别是先秦道家和名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在《庄子》中记载了二人的许多辩论和对话,最著名的辩论就是“濠梁之辩”。通过“濠梁之辩”可以看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之差异。具体来讲有三点:“天地一体”与“天地一指”:世界观之差异;“乐”与“知”:认知方式之差异;“逍遥”与“泛爱”:人生哲学之差异。

关键词: 庄子; 惠施; 世界观; 认知方式; 人生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3)04-0014-05

惠施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称他“卒以善辩为名”,成为庄子一生中少有的几个朋友之一。关于二人的关系程度,可以从惠子之死,庄子的表白中清楚地看出:“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1]369}通过这句感叹,道出了庄子无限悲情和深深地思念,没有了惠施与自己的调侃,他感到无比的寂寞和孤独,感到巨大的空虚和悲伤。惠子没有留下过多资料和系统性的著作,因此研究惠子的哲学思想,只能通过《庄子》书中所记载的惠子和庄子所进行的辩论和言说,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濠梁之辩”,通过“濠梁之辩”,可以看出庄子与惠施的哲学思想之差异。

一、“天地一体”与“天地一指”:世界观之差异

庄子与惠施生活在战祸连绵的战国时代,社会的动乱、人生的无常,使人们普遍存在生存危机感,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1]13},就成为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所忧虑和关心的一个核心课题。面对时代课题,为了解决此社会危机和矛盾,惠子与庄子基本上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惠施主张“天地一体”,而庄子则主张“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1]23}。

尽管惠施与庄子在世界观上有极大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甚至庄子的思想也深受惠子世界观的影响和激荡,但是在两人的世界观背后,存在着巨大差异。惠施没有留下系统性的资料和著作,这给我们研究惠施的思想带来困难,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同时代或后人的著作和资料中,可以管窥一斑。庄子与惠施是同时代的人,又是一对辩友,所以研究惠子的思想,最好的资料和著作,莫过于从与庄子的辩论和对话中获得。在《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惠施经常与桓团、公孙龙之徒进行辩论,形象地说“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1]504},并对惠施经常和别人进行争论的哲学和逻辑命题即“历物之意”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主要有十个命题和判断,即: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1]504}

这十个命题中,最能代表惠施哲学思想或最具辩证法味道的是第一个和第五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至大无

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此命题是讲空间的无限性和相对性的问题。“至大无外”是讲大到无所不包;“至小无内”是讲小到不能再有所分割。这个命题本来含有宇宙空间的大与小都是无限的意义,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他又给“至大无外”下定义叫“大一”,给“至小无内”下定义叫“小一”,无论“大一”还是“小一”,都命名为“一”,说明事物之间具有同一性。第五个命题是讲事物之间的“同”、“异”关系。惠施认为,事物有“大同”,也有“小同”,“大同”则小异,“小同”则大异,“大同”小异和“小同”大异是不同的,但无论这种不同如何,它都只是“小同异”而已。因为,不管事物之间是“大同”小异还是“小同”大异,也不管“大同”与“小同”之间又有什么不同,这些“同”或“异”都只是具体事物之间在互相对比之中的“同”“异”。如果从事物的根本上来讲,万物既可以说是“毕同”,也可以说是“毕异”,这才是事物的“大同异”。这个命题的思想方法与第一个命题的思想方法是相通的。从“至大”到“至小”,事物没有一个是大小相同的,这就是说万物“毕异”,然而不论“至大”还是“至小”,又都是“一”,这就是说万物“毕同”。所以后人称惠施这种对同异的看法为“合同异”。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前九个命题的“历物之意”,属于事实判断或逻辑命题,其目的是为第十个命题“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作铺垫和论证的。通过逻辑论证,既然万物有“毕同”的方面,那对万物就应当同等看待,无差别地、普遍地爱一切东西。可以说第十个命题就是惠子对自己的理论所下的价值判断。尽管前九个命题所下的事实判断或逻辑判断与事实不符,比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今日适越而昔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犯了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的错误。但惠子“历物之意”的最终归宿或逻辑结论是:万物一体,因而应当泛爱万物,不加区别。但不管怎样,通过逻辑判断,得出“天地一体”,其目的的背后是为了得出“泛爱万物”的价值判断,也就情有可原了,在逻辑和事实上的瑕疵也就可以得到同情的理解。

庄子有很多思想是对惠施思想的继承,王夫之说庄子“或因惠施而有内七篇之作”(王夫之《庄子解·天下篇·前言》),虽无确证,却也看到了庄子与惠子在思想上相互激发影响的事实。庄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172]这与惠施讲的“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相似。庄子也做出了许多判断,如“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恠憷怪,道通为一”^[174];“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175];“以道观之,物无贵贱”^[176]。也就是说,你从事物相异的方面看,就是肝和胆,也会像楚国与越国那样相去遥远。但如果你从它们相同的方面看,那是毫无区别的,都是一个东西。看似差别很大的东西,如果从“道”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所作出的这些判断,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79]是庄子论证的焦点和核心,其目的是要求人们要打破人世间的对高低、贵贱、大小、美丑、寿夭、生死等所做的种种区别和判断,消除这些对自身的限制和束缚,让“心”“游”起来,实现真正的“逍遥”。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庄子与惠子一样也犯了相对主义的错误,取消了事物的“彼”、“此”差别,得出了“齐万物而为一”的相对主义结论。

如果我们叙述到这里,看不出二者相同背后的差异,其实不然。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讲到庄周与惠施思想的区别,他说:“庄周思想和惠施有相近似的地方,但他们的思维动向断然不同,惠施是向外穷索,庄周是向内冥搜。虽然同是观念论者,而有侧重观或客观的不同。”^[213]郭沫若先生可谓见解深刻,惠施的思维动向是向外穷索即“逐万物而不反”,而庄子的思维动向是向内冥搜即向内用功。庄子与惠施所提出的许多命题与判断,尽管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是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不同。惠施是靠逻辑、理性得出的“天地一体”,而庄子是靠直觉和非理性所得出的“天地一指也”^[179]。要想进一步了解二人思维方式之差异,我们只能通过“濠梁之辩”,才可以清楚地看出。

二、“乐”与“知”:认知思维方式之差异

庄子与惠施是一对诤友,一生有许多辩论,最著名的莫过于“濠梁之辩”。通过“濠梁之辩”,可以看出二人在认知思维方式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庄子偏重美学上的移情,把人的情感转移到“物”,使“物”有了情感和生命,得出了“鱼之乐”。人从“鲦鱼出游从容”中观照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获得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提升;而惠施与庄子则不同,他偏重于逻辑分析与理性思辨,不知“鱼之乐”,而进一步追问怎么知“鱼之乐”。可以这样说,庄子具有艺术家的个性,而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性格;庄子生活在一个“美”的世界里,而惠子则生活在一个“真”的世界里。一句话,庄子注重生命之“乐”,而惠子则关注其“知”。下面就是著名的“濠梁之辩”: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1]253}

这个故事就是有名的“濠梁之辩”，它受到古今中外读者的欣赏，尤其是得到美学和哲学研究者的推崇。他们的辩论究竟谁输谁赢，谁是谁非？以我看来，没有输赢，正如庄子所说的“辩无胜”。之所以没有赢家，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认知和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不在一个平台上，没有可比性。惠施是名家的代表，他是研究逻辑的，从逻辑上讲，惠施占了上风，因为人和鱼是不同类的，既然是不同类，那人怎么能知道鱼“快乐”还是“不快乐”呢？惠子采取的是一种科学的提问方式，这种提问的典型表述方式是：“X是什么？”对事物采取一种寻根究底的认知态度，你怎么“知鱼之乐”，其目的重在知识的探讨。而庄子则是道家的著名代表，道家反“知”，正如老子所讲的“绝圣弃智”，庄子也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类除了科学的认知提问方式外，还有一种典型的审美态度的认知方式。这种典型审美态度的表述方式是：“知X之乐。”从一般人的观念来看，鱼是无情之物，作为无情之物，在水中游来游去，那是生存的需要，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但是，在庄子看来，鱼的游来游去是从容的、自由的、快乐的。这是一种审美体验，因此，“鱼之乐”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人“能知”“鱼之乐”的审美体验。人之所以“能知”“鱼之乐”，是人把自己的性情、怀抱推及万物，在万物中感受到人的情怀，这就使客观世界有了情感、有了灵气。在审美的态度中，像庄子“知鱼之乐”一样，“人”和“物”发生了“谐振”，从而使“物”摆脱纯粹的客体存在，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有灵性的存在。可以说，如果从审美体验上说，庄子“能知”“鱼之乐”，也是有道理的，任何动物的动作、表情，痛苦或快乐，人是可以凭观察体验得到的，我们有时也有这种体验。所以庄子和惠施之所以没有赢家，是由于两人所采取的认知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论及两人所采取的认知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一问题时，可谓见解独到而深刻。他指出：“在这一故事中，实把认识之知的情形，与美的观照的知觉的情形，做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庄子所代表的是以无用为用、忘我物化的艺术精神。而惠子所代表的是‘遍为万物说’，以‘善辩为名’（《天下篇》）的理智精神。两人的辩难，悉由此不同的典型性格而来。”^{[9]8}徐复观认为，庄子是以知觉的情形，对鱼做了美的观照，使“我”和“鱼”的关系有了新的形式，“鱼”不再是“我”之外的那个冰冷的物质，而成了“我”的思想、意识、生命的一部分，因而使“鱼”成为美的对象。在此状态下，不再是“我”以不安的灵魂追逐着变动不居的“鱼”，而是有生命、有情感的“鱼”亲近着欣赏中的“我”。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光大了自然，“人为自然立法”，这是一种广大的“宇宙深情”。李振纲在《生命的哲学——〈庄子〉文本的另一种解读》中，也对庄子和惠施的不同思维方式做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讲：“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正是对于美的对象的描述，亦即对美的对象做了康德所说的“趣味判断”。对惠施来说，这种从“认识之知”解放出来的审美观照，是不能理解或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不好拿进理智的解析中去追问庄子判断与被判断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惠施是以认知判断（知性思维）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审美知觉）的，要把审美判断纳入认知判断中去寻找根据，因而怀疑庄子“鱼乐”判断的真实性，或者说庄子的判断不能成立，这是不了解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而导致的思想隔膜^{[9]204}。这就难怪庄子直率地指出惠子在思维方式上的缺陷，批评他说：“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1]505}，“卒以善辩为名”^{[1]505}，“弱于德，强于物”^{[1]505}。

惠施所得出的“天地一体”，是通过认知判断（知性思维）得出来的，而庄子所得出的“天地一指，万物一马”，是靠“趣味判断”（审美知觉）实现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

三、“逍遥”与“泛爱”：人生哲学之差异

通过“濠梁之辩”，可以看出二人具有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路向。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心态决定世态。虽然惠子和庄子在认识世界的途径上，都有相对主义的倾向，都认为“天地一体”、“万物一指”，但在如何处理问题上，二人的思想却产生了分野，并进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作出了不同的选择^[9]。庄子与惠子的人生哲学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是以“逍遥”为人生之乐的，一个是以“泛爱万物”为人生之归宿；一个是以“乐”为其生活方式，一个是以“真”为其生活态度；一个视功名富贵如敝屣，一个热衷于功名富贵。他们的人生哲学或人生境界之所以有极大的不同，就在于两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思维方式不同。

庄子与惠子两人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简言之，一派以庄子为代表，他以“生命哲学”为尚，注重“生”；另一派以惠子为代言，则以“认知哲学”为要，注重“名”。由于他

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不同,进而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庄子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观察自然,其理论即“道”,这个“道”的获得,是不能或无须经由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的,而是通过一种审美活动即靠与“本源”和“基础”世界“道”的接触的途径来获得,靠的是一种审美体验。庄子主张的视“天地一体”,而万物为一,其目的就是让人们忘怀一切,躲避矛盾,保持心灵的宁静。心灵的安宁来自心灵和“本源”、“基础”性的世界即“道”的接触,即庄子主张的“道通为一”。庄子认为,万物既已为一即“道”就不必有所动心,不动心才能获得精神自由,不动心的获得,也就是要把“人心”解救出来,换句话说,就是让“心”游起来,活的不再沉重。这是一个长期的精神苦旅的过程,只有通过一系列艰难苦涩的精神超越,才能完成对内在生命本性的复归,达到“不动心”的精神境界。对比之下,惠施则采取一种科学的认知方式,倾向于对自然事物进行比较严密的逻辑思考和推理,他提出的“遍为万物”说与孔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遍为万物”,进而“泛爱万物”,最终达到了“天地一体”的境界。这种“泛爱万物”的情怀,表现了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胸襟和气度。可以说,惠施的哲学具有不同于中国主流哲学的倾向,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层次和内涵,这正是其哲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庄子与惠子人生哲学的差异,我们还可以通过“惠子相梁”、“大而无用”、“鼓盆而歌”以及关于对“情”的诸多辩论和对话中看出。具体来看有三点差异:

一是,惠子是入世的、积极的,而庄子是出世的、消极的、遁世的。这通过“惠子相梁”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出二人在人生态度上的不同: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12]

“惠子相梁”的寓言则可以看出庄子的清高,“宁曳尾于涂”也不受楚王的礼聘。而惠子则不然,他做了梁惠王的相。并且惠子怕庄子来夺取他的相位,在国中搜了三天三夜,结果受到庄子的讥诮。庄子把惠子积极的态度讥之为鸱鸺守着它的死老鼠,而他自己则是高飞的凤凰。从这个偏颇至极的故事里可以看出,惠子是入世的,积极的、世俗的、沉溺于名利。而庄子则超脱极了,在庄子看来,地位的高贵并不会带来人生的快乐,相反只会给人带来无尽的痛苦,所以主张“无为”、“逍遥”、“出世”。通过“惠子相梁”的故事,可以看出庄子是消极的出世的,其实这是不同于惠子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不为名利和地位所束缚,才能返归自然,获得精神自由。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惠子的世俗显得相当可贵。

二是,惠子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而庄子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通过《逍遥游》里关于“大瓠”、“大樽”的辩论,可以看出二人人生态度的差异,人生目的之不同。下面是庄子与惠子关于“有用”与“无用”的两段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号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培之。”庄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11]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13]

庄子与惠施的这两段关于“大瓠”和“大樽”的对话,惠施认为这些都是大而无用的,也暗指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大而无用”。我们知道,庄子主张“虚”,故在《人间世》中云:“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是人走出现实限制,实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通道。通过虚己、虚功、虚名,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无待”、“逍遥”之境。庄子追求人生之洒脱,主张“逍遥”、“无待”,独自把己树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逍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惠子认为这种“大瓠”、“大樽”是“大而无用”,而庄子则认为“无用之用”正是它的大用。可见他们的处世之道不同,而处世之道之所以不同,原因是他们的“心态”不同即观看事物的方式不同。庄子反复强调,我们既然改变不了世态,那就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要想实现“无用”才是“大用”,就必须改变“有我之心”即“有蓬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逍遥”。惠施则是希望为世所用,通过努力在世间实现其人生价值,并且他非常重视事物的实用价值,以“有用”、“无用”来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所以有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

三是,庄子与惠施还谈了许多对“情”与“生死”的看法,通过此,可以看出二人的人生境界的差异。惠子主张人

来看,庄子高于惠子。下面有两段惠、庄关于“有情”与“无情”、“生”与“死”的对话: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1]84}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1]257}

这两段对话表明,惠子认为人是应该有感情的,如果人没有情感,那他就不是人。尤其是“与人居,长子老身”的妻子去世时,庄子不但不哭,反而还“鼓盆而歌”,这使惠子很不理解,庄子因此遭到惠子的误解。其实庄子不是无情,道是无情却有情,而是“以理化情”,做到“不以好恶伤其身”,也就是说不为世情所累,这与斯宾诺莎所提出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有相似之处。其实庄子哲学所回答的中心问题便是在乱世中如何“全生保身”,从理论上讲,这一问题也就是怎样在客观必然性面前实现个人精神上的自由,使“心灵”悬解。其实,造成人们哀伤和苦恼的原因之一是对事物的本质缺少理解,这种哀伤苦恼,可以通过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而消解。这种“以理化情”的修养,使庄子摆脱了“情”的困扰和生与死的困惑,可见庄子的逍遥、洒脱的情怀。从表面上看,庄子是逍遥的,其实,庄子的内心之世界是痛苦的,只不过漆园之哀怨在万世。而惠子则主张人应该有“情”,所以他提出了“泛爱万物”的思想。如果对生活缺乏热情,是不可能“泛爱万物”的,也不能探索万物之广博。

惠子和庄子在实现各自的人生哲学的目标上,所采取的手段和途径是不同的。惠施人生哲学目的的实现,靠一些社会政治主张来实现,如“惠子为魏惠王为法”(《吕氏春秋·淫辞》)。除立法以外,惠子还提出“止贪争”、“泛爱万物”、“去尊”(《吕氏春秋·爱类》)、“偃兵”(《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社会主张,这些与墨家所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差等”、“尚贤”、“非攻”等思想很相近,不主张用暴力来解决统一的问题。而庄子则通过“心斋”和“坐忘”,达到一种“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1]9}把自己的“心”完全封闭起来,不敢与现实世界相接触,更不敢相碰,即达到“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状态,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参考文献:

- [1]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3]徐复观,刘桂荣.游心太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4]李振纲.生命的哲学——《庄子》文本的另一种解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5]刘昆笛.迷途之人:《庄子》视野中的惠施形象[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25(4):25-27.

On the Difference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Between Chuang Tse and Hui Shi

—Centering on the Debating at Hao Liang River

Nie Minyu¹, Men Ying²

(1. Management Department,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Hui Shi and Chuang Tse are respectivel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chool of Logicians and the school of Taoists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re are many records of their debates and dialogues in *Chuang Tse*, the best-known one being the debate at Hao Liang River, which shows the differences i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between the two. To be concrete, there exist thre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firstly,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vs. “the universe as one thing”, this shows their difference in world outlook; secondly, “pleasure” vs. “knowledge”, exhibits their difference in cognitive style; thirdly, “happiness” vs. “philanthropy” indicate difference in the philosophy of life.

Key words: Chuang Tse; Hui Shi; world outlook; cognitive style; philosophy of life

(责任编辑 崔福林)